

红土地 绿茶乡

□恩施州融媒体中心记者向竹清 向磊 蔡傲丽 杜迪娜

小村乡，荆南雄镇咸丰县的咽喉所在，西可进川东，南可下贵州，东可至湘西，北可入利川。

1935年12月28日，血战数日的红六军团红十八师将士突围到这里，获得了难得的休息时间，当地百姓箪食壶浆，慰劳子弟兵。

442个泡粳,442枚铜板,一枚都不少

“红十八师抵达小村乡时，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，已只剩1000多人。”小村乡石龙溪村的红军长征纪念石前，红色讲解员张碧玉讲起当年的情景。

1935年11月，担任殿后任务的红十八师，在湖南桑植及湖北鹤峰一带诱敌作战，牵制住国民党军队十余万兵力，为红二、六军团主力部队长征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当年12月，收到“立即突围”的电令后，红十八师开始单独长征，从湖南龙山出发，转战恩施，奔赴贵州与主力部队会合。

经历连番血战后，将士们翻越海拔1400多米的麻柳界，赶往小村乡，准备从这里往四川（今重庆）黔江方向突围。

“山路全冻成了硬邦邦的‘油光凌’（鄂西方言，指冻成冰壳的山路），不少战士刚爬几步，就连人带枪往下滑。”

那个夜晚的故事，一部分来自原红十八师多名将士的回忆录，一部分是失散红军后代柳太猛20多年来收集的村民口述史料。

翻开柳太猛搜集整理的史料，当年红军入小村乡的情景一幕幕重现：“红军来了，家家户户都忙了起来。村坊村的冉瑞仁吆喝家人：‘把火烧大点，让战士们喝口热水，我去买谷子’；石龙溪村的李友生招呼妻子：‘快把腊肉取下来给红军弄饭吃’，荔木村的柳仁才叫醒儿子柳文双：‘赶紧把稻谷草抱回来给

红军战士打草鞋。但百姓连夜打草鞋、筹军粮的故事，早已编进山歌里代代传唱：桐油灯儿亮拨拨，打起夜工搓索索。打起草鞋送哪个？送给前线红军哥……”

近日，循着歌声，采访组一行走进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咸丰县小村乡，寻烽火往事，看山乡新颜。

红军战士打草鞋！”

当天，小村乡群众通宵达旦筹集到4600多公斤军粮，买光所有盐铺的近100公斤盐巴，赶制出800多双草鞋，多名青年相约报名参加红军。

“第二天清早，就在这块纪念石前，红十八师遇上了我的祖母朱春云，她正背着一背篓泡粳去赶集。祖母招呼战士们吃泡粳，战士们拿一个便投一枚铜板。事后清点，442个泡粳，442枚铜板，分毫不差。”柳太猛回忆道：“祖母经常说，队伍里好多战士，比我父亲还小。”

柳太猛的父亲柳文学，曾跟着贺龙参加红军，在板栗园战斗中负重伤无法归队，后被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。

早在1928年，这片土地就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第一次，贺龙化名“王胡子”秘密进入小村乡，收编周边进步“神兵”力量；第二次，红三军带领小村百姓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了当地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和区乡苏维埃政权。

1933年12月18日，红三军第三次来到小村乡，并于次日进驻大村村，召开了著名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。这次会议载入了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，作出了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决策，为后来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打下了基础。此后，红二、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了30余万国民党军队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。



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旧址。

祖辈爬过的冰雪路,后辈铺成了致富路

九十多年后，红十八师路过的小村乡，已是另一番光景。

采访车盘旋在山间，窗外是层层叠叠的茶园。351国道穿乡而过，利咸高速建设正酣，宽阔的柏油路从集镇一直延伸到家家户户门口。红军战士爬过的麻柳界，如今已是坦途。

轿顶山下，4万多亩生态茶园层层叠叠，一直铺到了云边。今年春天，全乡采收鲜叶1500吨，茶农户均增收6800元。

“我们村连片发展白茶、黄茶3000多亩，茶叶品质在全州都有口皆碑！”小村乡大村村原党支部书记韦和平介绍，村里不仅有了现代化碾茶生产线，还建起了完整产业链。今年春天茶农采下的鲜叶，早已加工成了成品，贴上商标，装进礼盒，顺着山路销往全国各地。

眼下正是秋收时节，村里来往的货车络绎不绝，这里的特色山货，正陆续运往山外。“看！这就是著名的小村红衣米花生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”乡党委副书记向祥贞抓起一把村民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，向记者介绍。

“它的特点是‘小蛮腰、细纹路、薄红衣’，虽然个头小，但是皮深红色、圆润饱满，硒元素和精氨酸含量高，价格比普通花生高3至4倍。”韦和平的语气里

有自豪，“我们的宝贝还多着呢，地道药材鸡腿白术也是畅销货。”

“党和政府一直很关心老区的发展，投入专项资金用于保护修缮革命遗址、建设基础设施、扶持产业。4年前，我们村还被中组部列为了第三批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，红旅融合也成了金字招牌。”接过话茬的年轻人名叫韦贵，今年5月回到村里，最近刚当选村党支部书记。

韦贵的曾祖父韦广宽，曾是当地名医。1933年，韦广宽将自家房屋改造为红三军后方医院，救治了20多名红军重伤员，原红十八师将士傅忠海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他。1934年，韦广宽参加红军，但包含他在内的一族七人，先后牺牲在长征途中和抗日、解放战场上。

蓝河河畔，大村会议旧址、烈士陵园、红军洞等红色遗址串成一线，入选了全国百条红色茶乡旅游精品线路。韦家老屋改作小村乡政治生活馆，成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课堂。

“爬雪山、过草地是革命先辈的长征；发展产业、振兴乡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。”谈到村里未来的发展，韦贵有新思路：“我们最近正在尝试直播，希望能更好地宣传红色文化，把特色农产品卖到山外去，用奋斗蹚出一条新路来。”



小村红衣米花生丰收。

红军与小村乡的故事, 走进小学课堂

九十多年前，小村百姓拥护红军、加入红军。如今，家家户户参军报国，依然是他们的传统。

2019年10月1日，一名叫黄钲中的坦克兵，驾驶着战车驶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检阅。这名来自小村乡的战士的老舅公，正是1933年加入贺龙部队的老红军李益孟。

历史的巧合总是惊人——李益孟走完长征路、打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，也在北平入城式上接受了检阅。从长征路到阅兵场，红色血脉在几代人身上赓续回响。

声声回响，不只在阅兵场上，更浸润在小村人的红色文化传承里。

柳太猛退休后，自掏腰包前往全国各地，拜访当年红十八师将士及其后代，从散落的回忆录、旧档案和老人的口耳相传里，一点点打捞这片土地与红军的故事。

2022年，他将20多年来搜集的资料，整理编撰为《小村这片土地》一书。这本书，如今是小村乡民族中心小学师生人手一册的红色教育读本。

翻开书页，一段段红色往事扑面而来：一只木瓢，记下了战士不慎摔坏百姓家什、执意赔偿的军纪；一双袜子，藏着大娘遍寻童袜不得、贺龙买来成人袜补上的体恤；一片山林，掩着苗族青年席太喜收留失散红军战士三个月、护送归队的义举；一座假坟，全着王富富等七位青年巧计瞒敌，悉心照料红军伤员胡南叶三年的军民鱼水情……

“清明节祭扫烈士陵园、4月开展红色读书会、5月举行师生红歌赛、9月发起红色故事演讲……这些活动一年接一年，早已成为学校的红色传统。”小村乡民族中心小学校长李慧欣慰地告诉我们，书里的红色故事，娃娃们个个都会讲。

时隔九十多年，小村人依然挂念着红军，红军也依然惦记着小村人。

《小村这片土地》出版后，革命先辈的后代先后来信寄语。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说：“父亲当年在咸丰战斗，吃过咸丰的饭，喝过咸丰的水，走过咸丰的路，希望孩子们不负时代，勇毅前行。”关向应的侄女关翠玉在信中称赞小村是一片“红色沃土”。八路军研究会三五九旅分会会长王京京在信中说，老区人民“拿出最后一碗米献给红军”的奉献精神，应当永远被铭记。

曾在轿顶山下养伤的红军战士傅忠海，一度与韦广宽遗属失联，直至1984年才重新取得联系。此后数十年间，他从未间断给韦氏后人写信。上百封书信，跨越千里，诉说着一位老红军对老区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惦念……

山间的茶园，绿了一茬又一茬；红色的歌谣，传了一代又一代。大村会议旧址前，熟悉的曲调顺着茶香飘来：哥跟贺龙当红军，妹打草鞋照样行。听了为妹这句话，好像蜂糖蘸糍粑。明天就跟贺龙走，你在屋里孝爹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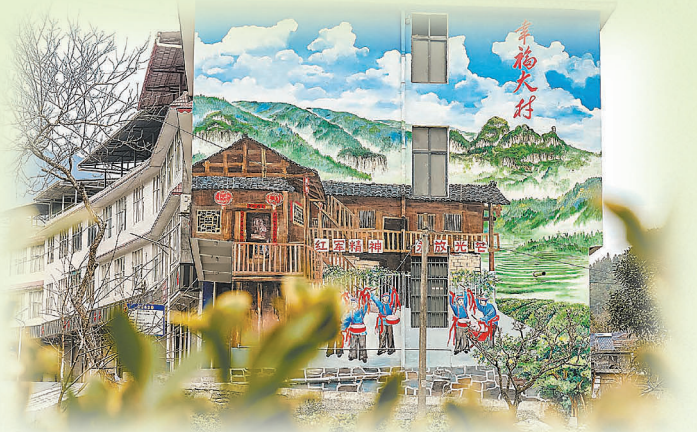
小村百姓和人民军队那份情谊，就像这漫山茶园一样，年复一年，岁岁常新。



村民采收鸡腿白术。



村民在加工春茶鲜叶。



大村村红色墙绘。

记者手记

一片土地上的回响

走进小村乡，最先闯进心里的是歌声。村民李桂元的嗓音粗犷、滚烫，像从九十多年前的时光深处穿透而来。

韦家老屋前，记者思索许久：是什么样的信任，能让这位年过半百的乡间医生，把整个家族押上一场生死未卜的远征？

答案或许藏在442个泡粳里，或许藏在那只木瓢里，或许藏在红军严明的纪律里。小村百姓与人民子弟兵，就是这样一点一滴、一瓢一耙、一针一线，汇成了鱼水深情。

打动我们的，还有那些“后来”——后来，韦氏后人毅然回村建设家乡；后来，老红军的后人驾着战车驶过天安门接受检阅；后来，老红军傅忠海踏过的山路成了一片茶海。从这里走出去的人，像被风吹出大山的种子，无论落得再远，根须总牵系着这方热土。

九十多年前，多少小村儿郎一去不回；九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的后辈正奔赴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上，这是再出发的新长征。

（本版图片均由恩施州融媒体中心提供）